

飛鳥

游世民

我常忘記她和我其實是不一樣的。所以，我渾然忘我的和她聊著 PTT 上的熱門劈腿話題，聊著網上人氣正旺的那個正妹。「真的很正嗎？是怎樣的正？」她遲疑的問。「就……就像那個……」我詞窮，「就差不多和妳一樣正。」最後我說，可她卻輕鬆的回我：「我已很久沒和自己見面，久到都已經忘記自己長什麼樣子了。」我突然楞住。這時，我才想起，她早已看不見！

她常說，自己像是隻被禁錮在城市之外的囚鳥。每天圍著收音機、電視打轉，獲取資訊，其實只是為了提醒自己還活在這人世間。那種無法融入，無法參與的疏離感，像是隻盤旋夜空的夜鶯，看得見滿城的燈火輝煌，卻望不進這城市的內心。

一天，我在電子郵件裏發現了一封署名『飛鳥』寄來的郵——是她，信裏除了說她學會了盲用電腦外，還附上一組 SKYPE 帳號。

SKYPE 上，我好奇的問：「妳……怎麼操作？」

「那你怎麼操作？」

「我用滑鼠啊。」

「我用鍵盤。」

「我用滑鼠右鍵。」

「我用快顯鍵。」

「我點滑鼠左鍵。」

「我用 ENTER 和空白鍵。」

「我移動滑鼠和滾輪。」

「我可以用 TAB 和游標鍵啊。」

她說她在學無蝦米輸入法。她說沒想到多年前文字在她的視野裏消失，而今卻可以在盲用電腦裏重新拼湊；我是她第一個網友，有義務陪她聊天練打字。從那以後，我就從她現實世界裏曾經的同學，變成了網路世界裏的網友。

她說她用語音報讀軟體聆聽螢幕上的訊息；她說網路上的資訊比電視、收音機更豐富，且還能與人互動交流；她說她再不是隔離於城市、人群之外的那隻夜鶯，而是隻在網路世界裏自由自在飛翔的飛鳥，穿梭在城市、人群間，不再棲息於疏離或孤獨。我在她的字裏行間讀到了喜悅和快樂，可我的心卻充塞著淡淡的失落；或許，往後我能幫她的越來越少了！

她說除了無障礙設計的網頁，她最喜歡逛那些設計簡單的頁面；她說『複雜』本身就是一種障礙。她說雖有螢幕報讀軟體的輔助，但網路對她而言，仍是障礙重重；尤其是那些沒有替代文字的連結、按鈕，以及那一張張沒有文字說明的圖片與照片。所以，我們常在不同的城市，開著同樣的頁面；我在通訊軟體上為她解說這個連結是什麼，那個按鈕又是什麼，口述著一張張圖片與照片。那天，我的鼠標輕易滑到的按鈕，她的語音軟體卻怎麼也點不到。最後，我氣餒的說：「可

惜我不懂盲用電腦！」她卻說：「可惜你不在我身邊。」

當晚，FB 上，凝視著照片裏戴著墨鏡的她，我滿心不捨的寫下說明文字：
飛鳥與大野狼，多年後同學重逢，飛鳥甜美依舊，大野狼……